



大嘴丛书 总策划 安然



瓜田 著

歪瓜裂枣

台海出版社



歪瓜裂枣

瓜 田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歪瓜裂枣/瓜田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10

(大嘴系列丛书/安然主编)

ISBN 7-80141-257-5

I. 歪… II. 瓜…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651 号

书 名/歪瓜裂枣
著 者/瓜田
责任编辑/鲍晓娜
装帧设计/索美轩
排 版/秋磊制版服务部
印 制/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发 行/台海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32 开
印 张/10.5
字 数/225 千字
出版时间/2002 年 10 月
定 价/18.00 元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100081 电话:010-84045801)

ISBN 7-80141-257-5/Z·48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关于杂文创作的几点管见（代序）

近些年来，杂文创作是很繁荣的，至少是十分热闹的。然而，作为杂文作者，对此则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作品“数量多”毕竟跟“质量高”还不是一回事儿。这种繁荣，主要是由于客观上杂文创作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一是市场需求的数量较大。全国的报刊数以千计、以万计，哪里都需要这种“短、平、快”的小文章活跃版面。销路广阔，对“生产厂家”是最好的刺激和鼓励。二是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民主，大至国家大政方针，小到蔬菜价格的变化，作者的“激扬文字”真的可以随便“指点江山”了。这种宽容的大环境，使杂文家们确实抓到一些好题目，做出一些好文章。这些文章，对社会的管理者，可以是很珍贵的决策参考，对普通读者，是开启民智、活跃思想、推动民主进程的有力武器，对社会的蠹虫和坏蛋，则是投枪和匕首，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对杂文的功能和作用，杂文作者也一直在争论不休。有的说，说了也白说；有的说，杂文在舆论监督中功不可没。我以为，对杂文的作用，既不要全部否定，也不要夸大，尤其不能急功近利地指望它马上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旧事物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也就不可能在一两



的杂文创作而论，思想含量多少都有一点，但杂文的技巧，从结构到语言，到文风，还都显得有些粗糙，精品不多。有的人认为文章有内容就行，对形式考虑得很少。其实形式就像食物的味道，是吸引食客的主要手段。你的文章没有味道，他看了几行就移开目光，看别的去了，你的文章对他来说等于白写，你内容再好，谁知道？同样的营养价值，你和面，拌馅儿，包饺子，是个吃法儿；把面和馅儿放在锅里煮成粥喝，又是一个吃法儿。吃的人可能并不怀疑后者的营养含量，但谁愿意去吃这碗糊糊？

杂文写得好看、好玩，要学会举重若轻。一个女人哭，呼天抢地是一种哭法儿，能吸引许多路人的注意，但不一定感动别人；默默地流泪、抽泣，又是一种哭法儿，论规模和力度，轰动效应，可能都不及前者，但它可能比前者更感人，撼人心魄，而且令你久久难忘。杂文鞭挞的假恶丑的力量，自然是相当强大的。对手强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剑拔弩张、声嘶力竭、气急败坏。声嘶力竭，从美学上说，这样做不好看也不好听，从攻击的效果上看，也没有很强大的杀伤力。可能反倒显露了自己虚张声势，没有力量。鲁迅在黑夜如磐的时代，也没有声嘶力竭，而是嬉笑怒骂，多以幽默之语出之，读者喜欢看，又能致敌于死命，何乐而不为？

举重若轻需要有一种放松的心态。这心态的形成，有个前提，那就是见大人则藐之。你不能和你的对手平起平坐，你必须超越它，居高临下。你是和老百姓一起，从容镇定地嘲笑那些丑类。就宏观的态势来看，假恶丑永远是有罪的被



告，他们被批判、被谴责，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文章，我们可以当作杂文的范文来研读。1949年初，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垮台在即。为了赢得喘息的机会，他表示要同共产党和谈。蒋介石说：“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一个马上就要被消灭的腐朽政权，对谈判开列的账单居然是要保住他就要失去的一切！这实在是够可气的了，但毛泽东没有生气，他轻松自如地把这个手下败将把玩于掌股之中。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唯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这就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他直捣蒋介石的要害，却以反语把他“将”在那里动弹不得。“可爱的蒋总统”、“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几个词组，以十分辛辣的讽刺笔触把蒋介石放到了一个小丑的位置上。毛泽东的大气磅礴，对蒋的极端蔑视，是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为背景的，所以底气十足。这种精神状态，这种口气，在井冈山反围剿时期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

最后，杂文家与假、恶、丑的斗争，还必须讲究策略和技巧，要善于抓住敌人的要害，又不能受制于人。不能保存自己，就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奋不顾身”是可敬的，但如果不是必要的牺牲，“奋”的时候还是要“顾身”为好，否则，可能战斗还没有开始，我们就都被人家消灭掉了。这一点，鲁迅做得就很好，毛泽东做得也可圈可点。上个世纪的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领导地位已是相当巩固，没有人敢跟他叫板了，但讲话时他还是十分谨慎，讲究。他对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些言必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们的教条主义之类货色很不以为然，但他在批评时说的是有的人“言必称希腊”。鬼才知道，谁在延安提过什么希腊。可是这样说，谁都明白，又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反之，你“奋不顾身”地指责这些人“言必称莫斯科”或者“言必称共产国际”试试，被批评者会“义正词严”地兴师问罪：怎么，我们言必称莫斯科或者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对么？这话如果传到莫斯科，说不定也会不大不小地制造一点不必要的麻烦。

杂文真是越来越难写了。



天内消灭。观念的更新，境界的提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有人说，文章抨击的对象不看杂文，写了也白写。不是的。当某个现象或某种罪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谴责成为一种共识，一种空气，丑恶的东西会被有力地孤立起来，受到法律之外的舆论惩罚。这惩罚的力度并不比监禁或者枪毙小。一些蛮不讲理的坏蛋，在记者的笔下，在摄像机面前，吓得要命，甚至不惜进一步犯罪，殴打记者，毁掉录像带，也有力地说明，他们既想做坏事，又想扮演好人。你不让他扮演了，展示出他原有的丑态，他自然就恼羞成怒，凶相毕露。

有的杂文作者对社会的宽容度仍不满意，这心情可以理解，但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要求不能脱离实际，谁也不能一锹挖出一口井来。理想的社会不是几代人能够建设成功的。对中国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就会深知今天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人们憧憬的那种理想的乌托邦，目前地球上哪里也没有。还有一点也并不是不重要的：社会美好到那个程度，杂文家的使命就可以宣告结束了，杂文可能就没有读者了。实实在在地说，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离这种境界都还相当遥远。

现在杂文创作虽说十分热闹，但泡沫很多，许多加了花边的小文章，被当作杂文编了上去，其实，并不一定就能算得上是杂文。够格的杂文，应该有自己的发现、独特的见解，有新鲜的材料，有自己研究分析问题的特有角度，再高一点要求，还应该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行文特色。现在，这



样的杂文还不能算多。要求有思想上的新发现，如果算是有点儿苛求，那么在形式上的出新，语言上的精彩，经过努力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文似看山不喜平。杂文这一千多字，就更不能平，平了还叫什么杂文？鲁迅的杂文好，就是因为它不平，有起伏，有变化。小时候，我们被告知，鲁迅之所以写得隐晦曲折，是因为社会太黑暗，反动派的鹰犬密布，写直了，写白了，就让人家发现了，就不安全了。等长大了，就明白这解释未免太小儿科。这解释建立在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基石上：敌人都十分愚蠢，你一隐晦，它就傻眼了；而革命者和广大人民，则聪明无比，你不管怎么曲折，他们都能明察秋毫，读懂你的文章，发出会心一笑。现在回想起来，这解释只能当作笑谈，不能当真。鲁迅杂文的不平，正是其美学价值之所在，不朽的原因之所在。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嘛。我们不在结构和语言上下些工夫，杂文的创作是很难上个新台阶的。现在，由于报刊多，对杂文的需求量大，不少作者就“萝卜快了不洗泥”，以高产、快发而自娱、自足，这可能是影响杂文质量提高的一个可怕的敌人。不知道这是不是危言耸听。

我曾经在一个杂文作品讨论会上讲过一个意思，杂文写得好，起码要做到“四有”：有事儿（不能笼统空泛，要有较强的针对性）、有趣儿（文字生动活泼，幽默好读）、有味儿（意味隽永，耐人琢磨）、有劲儿（力倡真善美，给人以光明、希望和力量）。这“四有”我虽然提倡，但也仍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这恐怕要终生努力去接近。就目前

关于杂文创作的几点管见(代序)

尚未冷却的热点

- 丑闻后面的好消息 / 2
- 球传到中国脚下之后 / 5
- 你笑时露几颗牙? / 8
- 张博士值得赞许么? / 12
- 施罗德能不能染染头发? / 15
- 心理残疾的外化 / 18
- 新“字盲”现象值得重视 / 22
- 白酒大国忧思录 / 25
- 志气漫谈 / 29
- 休闲的资格 / 35
- 精简与减“精” / 38
- “错案赔偿”要紧跟“追究” / 41
- 姓名买卖拉杂谈 / 44
- 正反两份活教材 / 46
- 姓名顺序何必西化? / 50
- 外文字母能不能进入汉语? / 53
- 重名的困扰 / 56

尚未谈透的话

- 也说“慎独” / 60
- 慎言“献礼” / 62
- 官之胖瘦说 / 64
- “特型”的尴尬 / 67
- 不能因噎废食 / 72
- 也说“监督”与“信任” / 76
- “呼唤”与务实 / 79
- 踩住地面,再谈提高 / 82
-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 / 86
- 幽默与正经 / 89
- 失去偏见 再谈幽默 / 92
- 玩笑与恶作剧 / 96
- 应该从“闹艺术”的人身上学点什么 / 98
- 当爷爷与“装孙子” / 102
- 川妹子还是应该同情 / 105
- 造林“造”出泥石流 / 108
- 三毛的神话该不该戳穿? / 111
- 古三能不能骂人? / 116

尚未改观的现状

- 垃圾广告跟你“刻意相逢” / 120
- 公众人物的素质 / 123
- 一个困扰代表的“小”提案 / 127
- 养成前瞻的习惯 / 130

- “遗憾的艺术”不提也罢 / 132
- “王大裤衩子”转运记 / 135
- 令人失望的中国电影 / 139
- 刹“吃喝风”的新药方 / 143
- 年底能不能下基层? / 146
- 可怕的电视剧字幕 / 149
- 我们每天被强暴多少次? / 152
- 凡人的苦恼 / 156
- 几个笑话:可乐的和可悲的 / 159
- 大众的位置 / 161
- 取个名字为添堵 / 163
- 驾校“骂风”考源 / 166

尚未根治的痼疾

- 一种雅致的腐败 / 171
- 中国考察团与美国赌业的兴衰 / 174
- 也说“精神贿赂”的成本 / 177
- 第一吸烟大国怎么办 / 181
- 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 / 184
- 假如鲍尔文在中国 / 188
- “养狗城”里的好风光 / 191
- 膝盖骨是干啥用的? / 195
- 世间最累是吹牛 / 199
- “胜利”贬值的悲哀 / 203
- 面对丑闻的叹息 / 206

- 促销岂能玩邪的? / 210
- 别人的孩子是不是孩子? / 212
- 吸毒者登台献丑的背后 / 214
- 花样翻新的降价欺骗 / 218
- 广告海洋中注定的输家 / 220
- 酒潮的汹涌与“酒道”的衰微 / 222
- 笔名是干什么用的? / 225

尚未停顿的寻觅

- 可敬的华君武 / 230
- 何家庆与爱因斯坦 / 233
- 何家庆的《“讲良心”辞典》 / 235
- 难得的鲜活语言 / 241
- 为“2000 相约中国”活动喝个彩 / 244
- 复旦人的冲劲 / 246
- 怎样支配“仅有的一天” / 249
- 大事和小事 / 253
- 读书的姿势 / 256
- 健身就是修木桶 / 258
- 化妆与自信 / 260
- “蓝天冲浪”随想 / 262
- 学车悟语 / 264
- 蒋文兵：一位肖像漫画的高手 / 268
- 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
——雕塑家李象群印象 / 270

尚未遗忘的《家事》

- 朋友,请到“家事”来做客 / 274
- 想起了韬奋先生 / 276
-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 279
- 花钱造个“毒气室”? / 282
- 献给母亲们的一束康乃馨 / 285
- 解放孩子 / 287
- 你的孩子能有出息么? / 290
- 论家庭冷战的“热处理” / 293
- 夫妻之间是“零距离”么? / 296
- 给“亚情人”们泼点儿冷水 / 299
- 我们为什么要解剖外遇? / 302
- 情人般地呵护你的爱人
——答客问 / 305
- 捧着她的脸,轻轻地说:“我爱你!” / 309
- 浪漫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 312
- 你的脂粉往哪儿搽? / 316
- 跋 / 319

尚未冷却的热点

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也开始把“名声”、“名誉”、“名誉侵权”、“自尊心”说得铿锵有力，还敢跟虚构报告、丑化自己的干部索赔，甚至把败坏他们名誉的报纸告上法庭，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了不起的大变化！……如果你想看河南人的真形象，这就是；如果你想知道河南的希望，中国的希望，这就是！



丑闻后面的好消息

前一阵子的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有趣的荒唐事。正当一些好事者“妖魔化”河南人，河南人苦苦挣扎，怒吼着“河南人惹谁了”的热闹时刻，一伙不争气的河南人又给人家提供了一个不小的笑柄。

话说去年4月，河南省淅川县金河镇的党委书记黄某带领7名干部，到一个村里“搞调研”。事后黄某令秘书等人写了一篇生动感人的调研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实在是太精彩了，很快就被县里和市里的报纸先后登出来。本来事情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孰料一场好戏刚刚开始。原来，调研报告中提到的农民不答应了。农民全宗良在报告中被诬为“各种税费不交，义务工、积累工不出”的“难缠户”。是黄某等人的工作，使全宗良转变了。全宗良说：“这都是瞎说！我历年税费任务都按时完成了，1998年还因为提前完成受了奖励。活动期间我就没见过黄长林，他也从来没有帮我种地做饭，4次到我家中，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咋回事。我从来没有和谁发生宅基地纠纷，为什么要败坏我的名声呢？”全宗良得了报告执笔者赔偿的15000元钱，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以名誉侵权为由，把登载这个报告的《南阳日报》告上法庭。农民全甲成的妻子庞改富也不干了，报告里说她家得了黄某买的两袋面粉，其实只有一袋，还不是黄某买的。庞说：“我没吃你的，你硬说我多吃了你的，这不是在侵害我



的名誉吗？”报告里编造说，黄某帮助景炳礼家解决了2000元的贷款。景妻拿着报纸去向干部要贷款，又被干部辱骂了一顿。景16岁的儿子说：“一想到文章的内容，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作为一个领导，怎么能说瞎话呢？”

请读者原谅瓜田先生不厌其烦地引述了三位农民的原话，因为原话里面有大文章。农民的原话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词：名声、名誉、名誉侵权、自尊心。请不要小看了这几个词。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也开始把“名声”、“名誉”、“名誉侵权”、“自尊心”说得铿锵有力，还敢跟虚构报告、丑化自己的干部索赔，甚至把败坏他们名誉的报纸告上法庭，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了不起的大变化！

我们不妨让时光倒流到50年以前或者30年以前，那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调研报告”，就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热闹的结局。那时候，农民多数不识字，就算是有几个识字的，在农村也难见到什么报纸。就算是见到报纸了，也没胆量跟镇里的领导干部和市里的报纸叫板。那时候，一个农民若能以一种屈辱的形式替干部凑点政绩，也未尝不是一种荣幸呢。可现在不行了。农民也要寻回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了。他们也许还不太富裕，但在经济上已逐渐地独立起来，不怕得罪了干部分不到救济粮，精神上也就逐渐治愈了软骨病，受到干部的欺侮也不答应了。农民刚刚承包土地的时候，贵州作家何士光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乡场上》。小说写的是一个最底层的贫困农民因为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土地，胆子壮了，敢替被干部和干部家属欺负的弱者作证了。现在看起来，只能说何士光目光高远，看到了农民彻底解放的趋势，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那时候农民对于